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活現形

上海國華新書局印行



李涵秋著 活現形

活現形



總目

第一集

- | | | |
|-----|----------|----------|
| 第一回 | 燕語鶯啼三姨繾綣 | 花團錦簇小侶纏綿 |
| 第二回 | 醜小姐工吟新體詩 | 美女伶喬拜老乾父 |
| 第三回 | 入險出險幸脫重圍 | 知恩報恩相逢陌路 |
| 第四回 | 談寶物僮奴發狂言 | 施妙計父子演活劇 |
| 第二集 | | |
| 第五回 | 議婚姻阿翁施扑責 | 劫財物羣盜運機謀 |
| 第六回 | 救貞女英雄入密室 | 避親夫和尚爬曬台 |
| 第七回 | 誤相思佳人遺玉佩 | 工雅謔老賊拽銀鐙 |
| 第八回 | 識喬裝聯牀話風雨 | 整歸轡野店冒星霜 |

上海國華新書局發行

李滿秋著 社會小說

活現形

總目

第三集

第九回 愛真才拜訪女文豪 竊虛名冒充大主筆

第十回 一使忽來禮延賢士 三生有幸巧遇淫僧

第十一回 入騙局貪歡失玉鐲 託知交得意誦歪詩

第十二回 開瓊筵何來裂帛聲 入秘室偷瞰鴛鴦侶

第四集

第十三回 大出喪異鄉逢舊雨 小飲讌學究感澆風

第十四回 聞噩耗千里視親兒 染沈疴一心戀彼美

第十五回 忽來情敵女子負心 大發書癡僮奴治病

第十六回 此衆生相各自下場 看有情人都成眷屬

上海國華新記書局發行

社會
滑稽
小說

活現形

第三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九回 愛真才拜訪女文豪 竊虛名冒充大主筆

花雨最是性急等不得這句話隨即搶過去拍通拍通敲得那大門價響登時聽見裏面有個女人發話道誰這樣惡狠狠的打門難道等人家將腳裏好了都等不及……說着真個一手提着籃裏脚布一瘸一拐將門開放了半扇從門縫裏一眼瞧見外面站着兩個如花似玉雍容華貴的女郎那女子不由換了一副笑容問道小姐們是來尋誰的……花雨看見那女人雞皮鶴髮形容枯瘠說話時舌頭還帶些蹇澀心裏老大不願意便彎口問道呔老婆子你們這裏姓甚麼那女人答道我們姓觀世音菩薩摩訶薩那個薩字花雨笑道原來你們是旗人那女人忙道不是不

是在這民國裏。旗人已不興時了。小姐不要冤枉我們……這當兒春嬌將花雨衣角扯了。扯笑道。這些沒要緊閒話。你和他講甚麼等。我來問他的正經……於是便笑對着那女人說道。我們特地來會你家紅鶯小姐的。請你進去說一聲……那女人抿嘴兒笑道。哦。又是來訪問這事的。不瞞小姐們說。我家祇有一個……剛說到這裏。後邊早走出一個拱肩縮頸猿臂蜂腰。約莫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少年。望那女人吆喝道。田媽。你快滾過一邊去。休得在這裏囉唆怠慢了。這一對嬌滴滴的女士。叫人心裏怎麼過意得去……那女人被他這一頓申斥。拖着裹腳布。讓過一邊。咕嚕着癢嘴。低低說道。昨天喊我做郭媽。今天忽又喊我做田媽。百家姓上差不多都要吃你叫遍了。呢……那少年雖然聽見却不暇去理會。轉殷殷懃懃讓花雨春嬌向裏面去坐。地花雨急道。先生是誰。我們是

來訪紅鶯女史的。他在家不在。請你說明白了。那少年忙笑道：舍妹紅鶯無巧不巧，適才被幾位女朋友約去做詩鐘大會，好在舍妹詩才敏捷，不消二十分鐘工夫，一定可以返舍。女士們打從遠道而來，如何可以不坐一會兒休息休息……花雨聽見紅鶯少停，可以回來，便笑向春嬌說道：既這樣說，我們便等一等，他能春嬌含笑答應。那少年十分高興，將他們引入一座堂屋裏，又算是書房，又算是客座，靠窗口也設了一張几案，筆硯縱橫，書卷狼藉，成大堆的雜誌和各處寄來的小報，觸目皆是。椅凳不甚齊全，有幾處平鋪着灰塵，却有二三分深淺。那少年深恐污了他們的繡裙花襖，忙提起自家穿那半截帷子秋羅長衫，向椅上抹了幾抹，然後請他們坐下。這一頓應酬，累得他已有些上氣不接下氣，喘了幾聲，滑唾吐出一口粉紅的稀痰，慘白的臉皮已透出些胭脂淺暈。論他的眉毛，本

來生就一種八字式的模樣。眉梢兒壁直垂下來。巧巧搭到眼角。若請羅兩峯替他畫個小影。一定打在弔死鬼之列。可憐他這時候還不住的拿一副水汪汪眼睛。儘管向花雨和春嬌渾身上下去瞧。不防第二口痰。又噲出喉嚨來了。比先前吐的格外鮮紅可愛。他也覺得有些難以爲情。伸着一隻破皮鞋向地下踏了好幾下。子花雨皺緊眉頭。連忙用帕子掩住櫻口。嚷道。姐姐我們走罷。白耽擱在這裏作甚……那少年也悟出他的用意。連忙笑說道。鄙人這肺病曾經西醫檢驗。說痰裏微生虫。全是死了半截的。再也不傳染別人。不然舍妹紅鶯和我形影不離。早該成了同病了。怎麼他還是活跳新鮮。比玉還溫比花還潤。不敢請教這位程女士。春嬌他的玉照鄙人曾在各家報紙上瞻仰過的。至於這……說到這裏。便噓噓噓噓的等待他們回答。春嬌遂介紹着笑道。這是殷花雨女士。新

近打從日本回國。因爲屢讀令妹紅鶯的大著。渴欲一見不圖。近在咫尺。轉又邈若山河。若是令妹急切不能回來。我們改日再行奉訪也好……那少年欠身笑道。哎呀。女士遠涉重洋。熱心求學。舍妹若得和女士廝磨。且髮眞所謂三生有幸。且請稍待一會。我命田媽去泡好茶……春嬌笑道。茶倒可以不必。紅鶯女史是我們傾佩的了。但是先生大號尙未動問……那少年連連哈咳了兩聲。正色說道。鄙人今年妙齡十八。尙不曾和人家結婚。（所答非所問妙絕）過歲便識之無長大。酷喜染翰。歷來承海上諸大主筆不棄。凡是鄙人的著作。沒有一次不表歡迎。若問鄙人的名字。却是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差不多新穎些的字眼。都被鄙人搜羅殆盡。我要一把來告訴女士。怕連篇累牘。一時也敘述不盡。却好目下是用的綠燕兩字。女士若不見棄。隨後遇着就稱呼我薩綠燕好了……

花雨將這綠燕兩字在嘴裏唸了兩聲，冷笑說道：「這就怪了！聽先生口氣，似乎大名鼎鼎，爲甚像這綠燕輕易在出版物上不會會過……那少年臉上，一紅忙搭訕說道：「這也有個緣故。鄙人素來遊戲三昧，譬如要講幾句諧話呢？用的名字，就是丹斧，譬如要編幾句小說呢？用的名字，又是少芹。」（此處不許改亂一字）春嬌驚問道：「失敬失敬，我們可算是常會了，不瞞先生說，丹斧的諧話在各報紙上稱得起是數一數二的傑作，無論甚麼事到了他，這促狹嘴裏編出來，頓覺得有聲有色，不怕你是死了丈夫的小寡婦，跑了堂客的老頭兒，在極頂傷心時候，只消把他的小頑意兒念一遍，包管那張嘴一定扯到耳朵根旁，邊笑得拍手打掌，常見女人家抱着自己的兒子，喊他做開心乖乖，這丹斧真要算得是世界上最人的開心乖乖呢！至于慣編小說的那個少芹，益發了得了單論，他那一種新

照妖鏡可是把一切妖魔都照入裏面一個也逃遁不掉我只怕他將來丟下了那面鏡子齊打夥兒的妖精跑來纏他的大腿那時哭笑不得可就危險得狠了先生區區一身兼此兩種著作無美不臻二難畢具怎不叫人傾佩得五體投地……那個綠燕經他們這一頓恭維心裏說不出來的得意差不多眉毛都要格格的笑起來可憐引得他一副瘦瓜骨臉蛋子紅了又白了又紅大有合夥開染坊公司的模樣他也不管人家高興不高興忽的跳起身子從桌上提起一支毛筆笑吟吟的說道來來難得二位女士光降寒舍不可無詩以紀此豔迹鄙人雖不能七步成章却還稱得起一揮而就務請稍待片刻等我寫出來給你們斧削斧削明天寄向報館裏去還可以替他光一光篇幅……其時花雨已經着實有這不耐煩起來掩口笑道先生歇着些罷勞了神仔細要送命綠燕將

他望了一望失聲長嘆說道執筆半生尙無知已不謂這輕憐密愛的話頭當從美人香口中吮啞而出自今而後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益發要鞠躬盡瘁的了……他一面呢喃講些謔語一面抽出一張牋紙單是拿手在上面左抹右抹幾乎抹得那紙筋露骨折可惜那紙不會說話若是會說話包管要哀求饒命抹了好半晌並不會寫出半個大字（半個字又有何用）春嬌儘瞅着花雨發笑花雨拿上嘴唇子咬着下嘴唇又是肉麻又是嘔氣那個綠燕也瞧出他們的神態格外急得面紅氣喘（真是何苦）用手在光頭上摸來摸去咕嚕着說道怪極了我平时的文字下筆千言怎麼這一會子見了女士他轉躲向肚皮底下死命不肯出來哼哼休得引我性起叫你碎屍萬段……春嬌將舌頭伸了伸冷笑說道哎呀先生竟要和文字拚命了你們拚命不打緊豈不要連累別

人做人命。干證我們再不敢久坐。別過先生罷。綠燕急道：「且慢且慢。女士不知道鄙人文字膽子最小。又不禁嚇。你不相信。偌偌吃我這一嚇。真個將他嚇出來了……」說着。便在紙上沙沙的寫了兩句。搖着腦袋甜吟蜜咏的念道：『美人色膽如天大。才子文心蓋世雄。』寫完了。又念念完了。却再也沒得寫。重新去摸自己的光頭。花雨瞧見。起首七個字早已氣破胸脯子。指着那綠燕罵道：「這便算是做詩嗎？簡直不如放屁。」（放屁已不可。何況不如放屁罵得毒。）綠燕好在一時也不能賡續。便趁勢笑說道：「做詩第一件難處。就在裁對工整。我因為才子沒有配耦。少不得權借美人來用。一用唐突高賢。自知罪戾。尙望女士寬其既往之愆。勉以……」春嬌揣測他這語氣不免又吃他討我老大便宜。不願意再往下聽。登時將花雨扯了扯。說紅驚女史此時想不及回來了。我們何必在這裏呆等……

那綠燕忙接口說道：舍妹傍晚我叫他在家裏敬候，大駕一定可以同女士們會面……花雨氣忿忿的也不答話，經自和春嬌跑出大門，笑道：可晦氣麼？沒來由遇着這酸溜溜的瘟生，說出話來若瘋若癲，此人也猜不出他真假，敢莫有些神經病？春嬌笑道：你還將他當真嗎？別的我不知道，若講到上海的丹斧，我們雖然不曾會過，至於他的筆墨，也非這廝可以望其項背，他只顧一味價的吹牛，也不怕吹到牛脊背上去。那個小說大家少芹先生呢？有人說他面龐狠長，和那個劉亞華可以配成夫婦，幾曾像這廝的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罷罷我們原想會一會神仙，不料無端的撞着這魔鬼，料想紅鶯既和他是姊妹，可也不見得十分高妙。我們明天不如趕回上海去罷，免得秋坪盼望。花雨笑道：話雖如此，但是我們既已到此，他又說紅鶯晚上就可回家，好歹我們也閒着沒有事做，畢竟跑

去和他談談哥哥。齷齪不見得妹妹也一樣的齷齪。姐姐這話未免不替我們女孩兒留一餘地……兩人談談笑笑又走回寓休息了好半晌。花雨嫌客棧裏飯菜不好一定拖着春嬌到一品香大菜館去吃西餐。花雨酷喜白蘭地酒當時開了一瓶便來勸春嬌。春嬌皺眉說道我不大多飲就用小杯子奉陪罷。花雨笑道姐姐放心我可不是劉攽子勸你吃酒並非不懷好意若在一起先我不曾改裝的時候那就難怪姐姐要防着吃別人的虧了。春嬌紅着臉笑道虧你還提這樣舊事那時叫我也沒法做了一個女孩子處處都被人家欺負佯瞋僞笑豈是我的本心於今細想起來女子要保障自己的人權大約除得學問和經濟上能够獨立再沒有第二個法子（至理名言此係春姑娘由閱歷中得來者然而又不可以語劉亞華）花雨此時已將白蘭地酒吃了小半瓶眉黛春生香腮紅暈。

擄起雪白的膀臂。拍着春嬌笑道。我總覺得姐姐未免過於軟弱。像那樣爲富不仁的老僮奴。好便好不好。便給他一頓拳脚虧你。竟肯耐着性兒和他糾纏。大半夜這是老僮奴酒量不佳。若是換了我。殷花雨你再多灌些我這個。我也不得讓你逃出我的掌握。春嬌笑道。現成的話還不由你說得嘴响。你休要過於得意。劉亞華雖然吃你捉弄。我只保佑你再撞着他哥哥。劉又華瞧你去施展甚麼手段。哼。哼。我這時候狠替你擔心。那個薩綠燕滿臉的浮滑。一點人格也沒有。只顧拿着他一雙癆病鬼的眼睛。不住瞅你的粉臉。姑娘的粉臉。恐怕他也未必不瞅。這種人我們遠着他怕還來不及。你偏生高興。停會子還跑去和他兄妹交涉。花雨急道。姐姐你說的是甚麼話。我斗膽要責備你。免不掉小家氣了。人家眼睛長在人家額角上。他要瞅還不儘他去瞅。況且我們做女孩子的。自頂至

踵也沒有怕人。瞅的地方。（此語妙絕，最耐人玩味。）就拿姐姐而論，當日唱戲的時候，那台底下，何止幾千隻眼睛，都把來瞅在姐姐身上。我倒要問你，那時可曾被他們瞅掉了一根寒毛？沒有他害着癆病，還要來瞅女人，包管他越瞅這病越好得快。春嬌笑道：「敢是你酒吃醉了，這話怎講？」花雨笑道：「我一點兒不醉，意淫敗德，妄念戕生，他這丈六金軀，還禁得起這騰騰慾慾來燒化嗎？」眼見得他就要將這腔元氣還之太虛，身既不存，病於何有……春嬌拿手推了他一下，笑得格格的说道：「照這樣講，姐姐倒是個療治癆瘵的專科呢，甚麼對口，菌止咳藥水一概都用，他不着了。」我由此又長了一層學問，怪道上海那些文明女郎，薄薄的穿上一身蟬翼紗的衫褲，色身畢露，無礙無遮，在那稠人廣衆的當中，彷彿賣弄他這美人裸體，在不知道的呢。總還譏誚他們有傷風化，其實他們都抱着一

片救世婆心好讓那一般色中餓鬼神移目眩一抹頭趕快升生天國……引得花雨也笑起來說道姐姐少說些促狹話罷好在我要尋訪的是紅鶯女史與綠燕有甚麼相干……說着便俯下頭去向手表上望了望見長針已指到戌正三刻笑道時候已不早了沒的累人家在那裏老等……當下和春嬌出了餐館更不乘車兩人先後緩步一鉤黃月斜挂林梢夜色暝茫涼風如水便順着那條道兒一路走來轉身入巷剛剛走到那座門首說也奇怪早見先前應門的那個老婦在那裏伸頭探腦的張望好像等候他們似的劈頭瞧見花雨兀自笑喊道這不是殷小姐他們來了嗎累我家小姐好等……花雨聽見這話好生歡喜撇了春嬌走近前笑問道你們少爺這當兒可在家不在那老婦笑道有了小姐那裏還有少爺小姐們快請進去罷等我將門關鎖好了好讓你們多談一會（